

论中小学教师教学用书的功能及其实现

关成刚, 郭 戈

摘要: 教师教学用书具有鲜明的显性功能和不可忽视的隐性功能。一方面, 它能够发挥导教、助教、发展的显性功能, 帮助教师深入理解教科书内容与编写意图, 合理开展教学活动, 从而促进师生发展; 另一方面, 它还具有隐性功能, 能够选择性推广或空无学术与教学文化, 为教科书实现社会教化提供必要保障, 并创造经济效益。为确保教师教学用书功能的实现, 出版机构应高度重视其编写与校对团队建设, 并与审查机构共同采取措施, 以确保编写者准确把握教育发展方向。编写者应优先夯实其导教功能, 并不断完善与教师的互动交流机制。科技研发机构的介入也非常重要, 他们与出版机构的合作能够推动教师教学用书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从而为其功能的实现提供持久保障。

关键词: 教师教学用书; 显性功能; 隐性功能; 功能实现

中图分类号: G4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86(2026)01-0036-07

中小学教师教学用书(以下简称“教师用书”)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发展已逾百年。长期以来, 教师用书在教育、出版等领域发挥着多重显性和隐性功能。对其主要功能及实现路径进行系统论述, 将有助于编写者、出版者等相关人士充分认识其价值, 并合理规划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教师用书的显性功能

功能是指有助于既定系统适应和调节的、可被观察到的结果。^[1]显性功能则指参与者预期并认可的功能。^[2]^[154]教师用书承载的预期功能就是服务教学。故而, 教师用书发挥的有助于教学系统适应与调节的作用, 就是其显性功能。教学系统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是学生、教师与教材(教

科书)。^[3]教师用书能够在三者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这就是其显性功能的具体体现。

(一) 教师用书的导教功能

导教功能, 即引导和指导教师深入理解教科书内容及编写意图的功能。导教功能是教师用书与教师、教科书要素形成联系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 旨在引导教师“把教材(课程)研究通”^[3]。由于教师教学往往建立在理解教科书的基础上, 所以导教功能是教师用书的首要显性功能。

教师用书导教功能的产生, 源于教科书“有选择的传统”^[4]。也就是说, 编写者必须对可能进入教科书内部知识空间的文本内容进行取舍。而被取舍的内容有两类: 一类是基本论述, 即教科书中的陈述性内容; 另一类则是元论述, 即编

基金项目: 中国教育学会2024年度教育科研一般规划课题“‘强师计划’背景下中小学教师教学用书的传承与发展研究”(202416390511B)。

作者简介: 关成刚, 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外语教育学院教师(北京 100120); 郭戈,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81)。

写者对基本论述所作的论述，它们在教科书中具有“信号”“路标”的作用，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基本论述中的内容和含义，知道如何‘把握’作者”^{[5]177}。元论述不可或缺，但如果它被大量、生硬地添加到教科书中，就会淹没基本论述，且会引起读者尤其是学生对课文的消极反应。因此，编写者往往会在教科书中作出取舍，转而借助教师用书进行元论述。如此一来，阅读教师用书的教师就能够成为教科书的“知情者”^{[5]180}。换言之，当放入教师用书中的教科书元论述内容与教师形成联系并发挥作用时，导教功能就产生了。

教师用书的导教功能会在教材整体、单元、各课三个层面体现。其一是整体介绍教科书的编写主旨与基本特征。编写者往往会在教师用书前言部分呈现上述内容，从教材编写的高度，引导教师对教科书编排意图、内容选择等形成总体认识。其二是分析单元（或章）的主题、线索等内容。单元（或章）是教科书文本的基本组织单位，编写者往往会在教师用书中设置单元整体分析等栏目，引导教师从整体上把握各个单元（或章），为教师深入理解各课（或各节）内容奠定基础。其三是解读各课的正文和辅栏内容。正文和辅栏构成了教科书各课内容的主体。通过解读正文和辅栏，教师用书就能够为教师深入理解教科书提供全面支持。

（二）教师用书的助教功能

助教功能，即辅助教师开展教学的功能。助教功能是教师用书与教师、学生要素形成联系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旨在帮助教师把功课好好地教给学生。^[3]

教师用书助教功能的产生，可以归因于班级授课制的兴起。传统社会的教育以个别教学为主要形式。班级授课制强调效率，要求教师用尽可能少的时间、人力成本，培养大量标准化人才。在班级授课制及其配套制度（如定期考试制度）的影响下，教师产生了更强烈的改进教法的需要。同时，由于班级授课制追求标准化教学，编写者为教师提供具有广泛参考意义的具体教法策略也变得可行。由此，教师用书的前身，即旨在辅助教师改进教法的教授法大量出现，教师用书的助教功能也随之产生。

教师用书的助教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供各类具体的教、学、评建议。这些建议只具有参考价值。原因在于，教学是动态生成的，需要教师在面对教学情景中的不确定性作出决策时的自主性与创造性。^[6]而教师用书中的建议，则只是基于教学普遍性规律的静态预设。教师必须结合自身教学工作的特殊性对它加以改造，才能发挥出这些建议的应然价值。二是提供文字、图片等教学资源。教学资源在参考性之外，还具有工具性特征。也就是说，教学资源虽然也是供教师参考选用的，但教师一旦选用某一教学资源，编写者一般不反对教师将它作为工具直接应用于教学。甚至有一部分教学资源，如地图图片资源，编写者反对随意加工、改造，主张教师将其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课堂上。

（三）教师用书的发展功能

发展功能，即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学业发展的功能。无论是导教还是助教，最终指向的都是师生发展。因此，发展功能是教师用书最本质的显性功能。

教师用书的发展功能源于教材的本质属性——教学属性。高品质的教师用书应当“便教利学”。对教师而言，它应当有可操作性，能够提供切实好用的教材分析、教学建议与资源，以支持教师专业发展。对学生而言，它应当有可接受性，它提供的教材分析和教学资源需要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提供的教学建议应当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为学生的学业发展提供支撑。

从理论上讲，教师用书可以为不同教师提供专业发展支持。在“生存关注”阶段，教师通常渴望掌握最基本的教学“求生”知识和能力。^{[7]294}教学目标及重难点等内容可以帮助教师迅速明确课上该讲什么。在“任务关注”阶段，教师的专业发展重点会转向掌握专业学科知识。^{[7]298}教材分析等内容可以帮助教师掌握与教科书相关的重要专业知识。在“自我更新关注”阶段，教师的专业发展重点往往会转向学科教学法知识及其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7]300}教、学、评建议等内容可以从“怎么教”“学得怎样”等方面推动教师掌握学科教学法知识。因此，教师用书才被研究者视为教师职业发展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8]

教师用书还可以推动学生学业发展。教师用书主要是通过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来间接推动学生的学业发展。但也有学生通过自主阅读教师用书，直接获得学业发展支持。教材分析、参考资料等内容能够有效指导学生自主研读教科书，并拓宽其知识面。因此，有研究者提出，教师用书在学生发展方面有独特功能，它“有助于学生整合自己学业获得的学习途径”^[9]。

二、教师用书的隐性功能

在显性功能之外，事物往往还具有“不为一般人所察觉的功能”，即隐性功能。^{[2]158}我们能够察觉到教师用书的显性功能，是因为我们往往视其为教学系统中的要素。但实际上，许多事物都是更广泛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当我们将教师用书置于更广阔的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商品，如图书的生产过程中讨论时^{[4]27-30}，会发现它与教学系统外的其他要素之间存在更广泛的联系，能够在文化、政治、经济层面发挥出更多不易被察觉的隐性功能。

（一）教师用书的隐性文化功能

教师用书在文化层面的隐性功能，主要表现在其能够选择性推广或空无学术与教学文化。教师用书隐性文化功能的形成，源于其内部知识空间的有限性。教师用书拥有无限的外部原生态知识和有限的内部知识空间，这就要求编写者必须对其外部知识进行取舍，教师用书的编写也就因此成为“某些人的选择”^{[4]4}。由此，教师用书就具备了选择性推广或空无学术与教学文化的功能。

一方面，通过教材分析、参考资料等栏目，教师用书可以选择性推广或空无学术文化观点。对于同一专业问题，不同研究者的观点可能不尽相同。那么教师用书编写者在分析教科书中涉及的专业问题时，就可能采取两种不同做法。一种是以观点争鸣等形式，罗列不同学术文化观点，以供一线教师广泛参考、选用。由于教师用书内部知识空间有限、一线教师备课时间不足等原因，这一做法并不普遍。因此，编写者往往采取第二种做法，即只推广、呈现主流学术文化观点。由于一线师生并不是专业研究者，所以教师用书推广的学术文化观点，就可能被师生广泛接受并传播；其空无的学术文化观点，则可能被师

生遗忘或忽视。这就是教师用书选择性推广或空无学术文化观点的功能。

另一方面，通过教法指导、教学建议等栏目，教师用书可以选择性推广或空无教学文化。不同专家对教学活动的认识各不相同，但只有其教学文化被一线师生广泛践行时，才能够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他们就可以借助教师用书在一线教师中的影响力，来推广自己认可的教学文化。例如，清末的一些学者认可五段教授法，并以之为指导编写了各学科教授法。由于教授法在当时大受教育界欢迎^[10]，遂促使五段教授法理念及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文化在中小学广为传播。教师用书选择性推广或空无教学文化的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二）教师用书的隐性政治功能

教师用书在政治层面的隐性功能，主要表现在它能够为社会教化提供必要保障。

教师用书能够产生隐性政治功能的重要原因，是教师在理解和实施课程过程中会出现偏差。教科书是系统性、大规模进行社会教化的工具^[11]，也是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2]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教科书能否实现预期的社会教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理解与实施。其一，教师理解的课程与教育部门规定的正式课程之间会有偏差；其二，教师实际实施的课程与其理解的课程之间也会有偏差。这些偏差都会“削弱正式的课程的某些预期的影响”^[13]，即削弱教科书的预期社会教化效果。而教师用书能够帮助教师将理解和实施课程时出现的偏差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从而保障教科书实现预期的社会教化效果。

一方面，教师用书能够帮助教师准确理解课程（教科书）内容。教师用书通常由配套教科书编写者主持或参与编写。但不同于编写教科书，在编写教师用书时，编写者较少受到课堂教学的时间、容量等因素影响，因此可以在教材分析等栏目中，将教科书编写意图等信息更充分地呈现，以帮助教师明确编写者“为何设计这一课”或“希望通过这一课让学生掌握什么”，确保教科书的社会教化效果不偏离预期。

另一方面，教师用书能够帮助教师合理实施课程。除了教科书编写者，一些优秀的一线教师

往往也会参与教师用书编写。因此，教师用书不仅能够准确呈现教科书的编写意图，还可以为教师提供“如何实现本课预期社会教化效果”的合理化建议。这些建议能够对教师的课程实施过程产生积极影响，同样有利于保障教科书预期社会教化效果的实现。

正是由于教师用书可以帮助教师准确理解、合理实施课程，为教科书实现社会教化提供必要保障，所以，早在清末，我国政府便开始规定，审查教科书时“有教授法者兼审教授法”^[14]。这不仅体现了政府对教师用书显性功能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可能意识到教师用书具有重要的隐性政治功能。

（三）教师用书的隐性经济功能

教师用书在经济层面的隐性功能，主要表现在它能够间接和直接为出版机构创造经济效益。教师用书的隐性经济功能源于其自身的商品属性。出版者往往强调出版教师用书的目的在于为教师教学提供支持。但实际上，“尽管教材是传授知识的媒介，它们仍旧必须在‘市场上出售’”^{[4]6}。教师用书也是教材，其同样会进入市场。因此，在为教师教学提供支持的同时，它们也为出版机构创造经济效益。

一方面，教师用书能够间接为出版机构创造经济效益。所谓间接创造经济效益，是指编写、出版教师用书，能够提高出版机构在教材市场的竞争力。有国外学者就提出：“出版者认为，如果他们想在公立学校的教科书市场具有竞争力，教师指南是必不可少的大力支持性材料。”^[15]这一点在我国教材发展史上也可以得到印证。例如，清末就有出版机构在广告中宣传自家“教授法极为详明”^[16]，以此来促进配套教科书销售。

另一方面，教师用书能够直接为出版机构创造经济效益。所谓直接创造经济效益，是指作为文化商品，教师用书本身就能够为出版机构带来收益。例如，蔡元培就曾经回忆，清末的教授法出版后，大受教育界的欢迎^[10]。蒋维乔也提到“教授法销行之数目，渐见发达”^[17]。这些都可以说明教师用书具备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功能。

三、教师用书的功能实现

功能是事物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中展现出的

特性和能力。^[18]因此，教师用书的功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受编写者、出版者、审查者和使用者等相关人员的影响。进一步完善相关人员在编写、出版等过程中的实践行动，是确保教师用书功能实现的关键。

（一）重视教师用书编写与校对团队的发展建设

教师用书的功能实现有赖于专业人员的支持。例如，《最新教科书教授法》既为教师掌握教科书使用方法、完成教学任务提供了必要助力，又为五段教授法理念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带来了经济效益，总体上较好地实现了教师用书的显性与隐性功能。而编写和校阅这套教授法的正是蒋维乔、蔡元培等著名学者。这实际上表明，出版机构对编写与校对团队建设的重视，能够有力保障教师用书的功能实现。

一方面，出版机构应当建设专业过硬、协作默契的编写团队。教师用书需要在专业指导和教学辅助两方面发挥功能，这决定了其编写者既要熟悉编辑业务，也要有深厚的学术素养，还要懂中小学教学。因此，组建“三结合”的编写团队，实现成员之间的专业优势互补是必然选择。编写团队中应当有专业编辑，以确保其他编写者创作的内容合理地转化为教材话语；还应当有学科和教学研究专家，他们能够从学术层面保证教师用书实现其功能；也应当有了解一线实际需求的教师代表，这样能够确保教师用书功能的实效性。此外，团队成员之间的“化合”也很重要^[19]，只有深度协作发挥合力，才能确保教师用书实现预期功能。

另一方面，出版机构应当遴选专业精湛、政治意识敏锐的校阅人员。张元济、陆费逵等人都曾经担任教师用书的“校阅者”，如果没有这些高水平校阅人员把关，教师用书的功能实现就会缺少一重保障。校阅人员应当专业精湛，能够发现问题、指摘不足，以确保教师用书功能实现的质量。校阅人员还应当具有敏锐的政治意识，能够从思想性上对教师用书进行把关，这一点对于教师用书隐性政治功能的实现尤为重要。

（二）确保教师用书编写者准确把握教育发展方向

教师用书各项功能的实现，根本上是为教育

事业的发展服务的。从显性功能的层面看，早期的教师用书侧重提供助教功能，原因是“内地教员多不谙教法”^[20]。新中国成立后，教师用书愈发重视实现导教功能，这是因为教科书的地位日益显著，教师对教科书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教育质量。从隐性功能的层面看，教师用书的隐性文化和政治功能，都旨在实现某种理想意义上的教育目标。即使是教师用书隐性经济功能的实现，也与其是否有助于教育发展息息相关。

这就意味着，编写者必须准确把握教育发展方向，才能有效保障教师用书的功能实现。例如，当前我国教师亟须提升人工智能应用素养，如果编写者依然侧重提供传统教学策略，那么教师用书发展功能的实现就会受到制约。因此，审查和出版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编写者准确把握教育发展方向。

一方面，审查机构应当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教师用书的审查与评估标准。例如，设计“时代性”一类的评估指标，并下设“体现基础教育教学工作的时代发展特征”等具体评估要点，以督促和引导编写者加强对“把握教育发展方向”等问题的重视。

另一方面，出版机构应当积极组织以教育发展方向为主题的学习活动。许多教师用书编写者都是专业研究领域的学者，却未必对中小学教育发展具有敏锐洞察力。因此，出版机构组织学习活动就尤为必要。学习活动一要具有实时性，能够反映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动态趋势；二要具有灵活性，要考虑编写者来自不同单位及需要处理本职工作的现实；三要具有深刻性，能够引导编写者深度思考如何将学习与编写实践密切结合，真正使学习活动为教师用书的功能实现服务。

（三）将夯实导教功能作为教师用书编写者的首要任务

编写者应当首先确保教师用书导教功能的实现。这是因为，一方面，导教功能是教师用书其他显性功能实现的基础。教科书是师生教学的主要材料，教师在备课时的首要任务是“备教材”，其次才是“备学生”和“备教法”。这就决定了教师用书必须在夯实导教功能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助教和发展功能。另一方面，导教功能也是教师用书各种隐性功能实现的基础。首先，

教师往往会在“备教材”时主动了解相关学术观点，故此，教师用书的隐性文化功能往往是与导教功能同步实现的。其次，教师对教科书理解的偏差，会影响教科书实现社会教化的实际效果。通过导教功能，教师用书能够引导教师准确理解教科书，从而保障其隐性政治功能的实现。最后，精准的教材分析是教师选择使用教师用书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教师用书导教功能的实现与隐性经济功能的实现也息息相关。

因此，为确保各项功能的实现，编写者必须首先夯实教师用书的导教功能。其一，在进行单元分析时，编写者应当以阐明单元主题线索为重心。这是因为，当前我国素养导向的教学转型提倡大单元教学，或称单元整体教学^[21]，而单元整体教学的基础是对单元内容进行统整^[22]。因此，只有明确了主题线索，教师才能够合理统整单元内容，进而有效实施单元整体教学。

其二，在分析各课正文时，编写者应进行必要的拓展性说明。这是由教科书内部知识空间和教师专业知识的有限性共同决定的。一方面，内部知识空间的有限性，决定了教科书正文叙述往往极其精练；另一方面，教材中的许多知识教师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7]298}。因此，编写者就有必要围绕教科书正文，在教师用书中进行相应的拓展性说明，以帮助教师深化对教科书正文内容的认识。

其三，在分析各课辅助栏目时，编写者应阐明栏目设计意图。编写者设计的每个辅助栏目都有预期意图，但往往无法在教科书中将其直接阐明。这就可能导致教师对编者意图理解不到位，从而影响辅助栏目的实际应用效果。因此，编写者就有必要在教师用书中阐明辅助栏目的设计意图，以帮助教师合理应用辅助栏目，从而确保其助教等功能的实现。

（四）完善教师用书编写者与教师的互动交流机制

教师用书是主要供教师使用的教材。因此，编写者、出版机构必须完善与教师的互动交流机制，以此确保教师用书为教师广泛使用，从而保障其功能的实现。

互动交流机制应当重点从两个方面完善。一方面，编写者应完善对教师的调研工作机制，以

确保教师用书切实满足教师的使用需求。我国的教师用书编写者历来重视调研，辛安亭就强调编写教师用书必须“征求教师们的意见”^[23]。时至今日，编写者更应充分利用先进条件开展调研工作。调研工作一要形式多样，既可以通过网络问卷等方式在线进行，也可以通过线下座谈等形式开展；二要贯穿始终，即在教师用书编写工作完成前后，编写者都应进行调研，以持续了解教师对教师用书的期望与反馈。

另一方面，出版机构应完善教师用书的宣传和培训机制，以确保教师充分了解教师用书的使用价值与方法。其一，出版机构应积极开展宣传，使教师认识教师用书的价值。宣传工作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开展：一是借鉴传统做法，如邀请编写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教师用书的编写理念、特色、价值等进行介绍；二是借助新媒体创新宣传形式，如利用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一线教师对教师用书的功能认识等内容，由此引导更多教师选择使用教师用书。

其二，出版机构应合理组织培训，帮助教师掌握教师用书的具体使用策略。培训工作可以通过两类途径展开：一是请教科书编写者在教材培训中适当融入教师用书的相关内容；二是征集教师使用教师用书的典型经验案例，并通过短视频、网文等形式在新媒体平台上推广，以此带动更多教师合理使用教师用书。

（五）探索教师用书与人工智能融合之道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纸质教师用书逐渐难以满足教师教学的实际需求。为继续实现其功能，教师用书必须主动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路径，尤其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之路。

从理论上来说，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能够为教师用书功能的实现提供更多保障。以助教功能为例，在数字时代，教师需要更加丰富多样且能够实时更新的教学资源。纸质教师用书在这一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但人工智能可以根据教师指令迅速生成个性化教案、课件，从而支持教师教学，实现助教功能。因此，能否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是未来教师用书功能实现的关键。

教师用书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核心要义，在于开发聚焦学科教学的小型语言模型。目前，

应用于教学领域的人工智能存在精准性不足等问题。原因在于大型语言模型往往并不是专门为学科教学设计的，功能任务的泛化使其难以满足学科教学的专业要求。这就使出版机构联合科技研发机构，开发与各学科教师用书深度融合、专门应用于学科教学的小型语言模型具有了必要性。在这一过程中，出版机构可以持续提供教学资源，科技研发机构则负责依据资源数据不断更新模型。如此一来，教师用书就可能更加便捷、全面地为教师提供各类功能服务。

教师用书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基本原则是循序渐进。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既可能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也可能带来无法估量的伤害。教师用书的助教等功能，可以先行依托人工智能实现。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在提供个性化教学资源服务方面具有巨大潜能与优势。^[24]但教师用书的导教等其他功能，则不必急于通过人工智能实现。原因在于目前我们并不能确定人工智能在解读教科书等方面，具有人类无法比拟的优势；且无法准确评估人工智能在实现导教等功能时的潜在风险，如是否存在不可控的偏见等。故此，我们应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已知优势，审慎规避其未知风险，循序渐进地推进教师用书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从而使人工智能真正为教育变革和教师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参考文献：

- [1] 瑞泽尔. 当代社会学理论 [M]. 刘拥华, 译.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1: 70.
- [2] 默顿. 论理论社会学 [M]. 何凡兴, 李卫红, 王丽娟,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0.
- [3]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 (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 下册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239.
- [4] 阿普尔, 史密斯. 教科书政治学 [M]. 侯定凯,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5] 瞿葆奎. 教育学文集: 课程与教材: 下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 [6] 施良方, 崔允灏. 教学理论: 课堂教学的原理、策略与研究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432.
- [7] 叶澜, 白益民, 王柎, 等. 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 [8] 陆平. 语文教参论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28.
- [9] 热拉尔, 罗日叶. 为了学习的教科书: 编写、评估和使用 [M]. 汪凌, 周振平,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70.
- [10] 高平叔. 蔡元培史学论集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153.
- [11] 曾天山. 教材论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29.
- [12] 李秉德. 教学论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12.
- [13] 施良方. 课程理论: 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0: 9.
- [14] 李桂林, 戚名琇, 钱曼倩.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普通教育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40.
- [15] 胡森, 波斯尔斯韦特. 教育大百科全书 [M]. 张斌贤, 等译.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6: 7.
- [16] 商务印书馆. 新编三学期共和国教科书秋季始业用本 [N]. 申报, 1913-08-11 (1).
- [17] 蒋维乔. 蒋维乔自述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 19.
- [18]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 (1999年版缩印本)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1464.
- [19] 叶圣陶. 叶圣陶集: 第17卷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325.
- [20] 周德明, 吴建伟. 上海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续编: 58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 306.
- [21] 刘徽. 大单元教学: 学习科学视域下的教学变革 [J]. 教育研究, 2024 (5): 110.
- [22] 任明满. 大单元教学: 历史脉络、研究现状及路径选择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2 (4): 98.
- [23] 湖南教育出版社. 辛安亭论教育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235.
- [24] 刘邦奇, 聂小林, 王士进, 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形态重塑: 技术框架、能力特征及应用趋势 [J]. 电化教育研究, 2024 (1): 17.

(责任编辑: 王 润)

On the Fun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eachers' Book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Guan Chenggang, Guo Ge

Abstract: Teachers' book has distinct explicit functions and significant implicit functions. On the one hand, it can fulfill the explicit functions of guiding teaching, assisting teaching,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and help teachers understand the content and compilation intention of textbook and carry out teaching activities, there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On the other hand, its implicit functions include selectively promoting academic and teaching culture, providing necessary support for textbook to achieve social education, and generating economic benefits.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ction,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ilation and editing teams and work with review agencies to take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he compilers know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ompilers should prioritize guiding teaching function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with teachers.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should cooperate with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eachers' book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reby providing lasting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Key words: teachers' book; explicit function; implicit function; function realization